

族群疆界的互溶 —傅加爾《「哈洛德大爺」…及小廝》中黑白情結之解—

姜翠芬*

摘 要

三百五十年來，白人給南非黑人帶來無情的殖民壓迫。然而，二十世紀下半期在各層面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再加上黑人民主運動的努力，南非政府終於取消種族隔離政策，黑人並於九〇年代開始執政。本文將以全球化現象在南非造成的影響來探討傅加爾(Athol Fugard, 1932-)的戲劇《「哈洛德大爺」…及小廝》('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此劇教導我們如何看待歷史，而劇中黑人的寬大情操也改寫南非黑白族群的互動歷史。此劇結局亦同時反映南非新的族群意識。本文援引湯林森在其書《全球化與文化》所指出全球化的幾個特性——跳離性、去疆域化、混雜性——來評析是甚麼經驗使讀者認可黑人，並提供南非一個新的族群認同願景。

關鍵字：種族隔離、全球化、跳離性、去疆域化、混雜性

*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2005.3.1 到稿 2005.4.11 通過刊登

The Melting of Racial Boundaries : The Solution to the Black and White Complex in Fugard's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Jiang , Tsui-fen *

Abstract

Whites have brought ruthless subjugation to blacks in South Africa for the past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However, due to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efforts of blacks' democracy movement, the South Africa government finally abolished the policy of apartheid and blacks also gained the power to rule. This paper discusses Athol Fugard's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in South Africa. This play not only instructs us how to view history but also rewrites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through the magnitude of the black character in the play. Moreover, the ending of the play manifests a new kind of racial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This paper employ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ization pointed out by John Tomlinson in his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embedd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hybridization—to analyze what experiences enable the readers to recognize blacks and to envision a new prospect of racial identity for South Africa.

**Keywords: apartheid, globalization, embedd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hybridization**

族群疆界的互溶 —傅加爾《「哈洛德大爺」…及小廝》中 黑白情結之解—

姜翠芬

1. 前言

受到第一波新大陸探險潮波及，非洲黑人成為歐洲白人的壓迫對象。十七世紀中起，荷蘭、比利時、及法國到此之移民將南非視為上帝給他們的應許之地，理所當然的歧視、壓迫南非黑人。雖然十九世紀初，英國人抵達南非，將布爾人（前述荷裔移民）逼至內陸，這些布爾人仍將英國人視為他們同一陣線的人，繼續壓迫黑人。三百五十年來，歐裔白人給南非黑人帶來無情的殖民壓迫。尤其在 1948 年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執政後，這些殖民者及其後裔制定一連串律法嚴格執行種族隔離（apartheid）政策。然而，二十世紀下半期在各層面受到全球化推波助瀾的影響，再加上黑人民主運動的努力，終於使南非政府取消種族隔離政策，黑人並於 1994 年開始執政。在政治上，族群意識的鴻溝漸漸被相互認可取代。

本文將以全球化現象在南非造成的影響來探討傅加爾（Athol Fugard, 1932-）的戲劇《「哈洛德大爺」…及小廝》（*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1982）。但在分析本戲之前，筆者將先簡單的說明南非歷史背景、其受全球化影響、國內政治變化、文學中的黑白認可等議題，以便進一步了解《「哈洛德大爺」…及小廝》。在這齣戲裡，傅加爾教導我們如何看待歷史，而劇中黑人的寬大情操也改寫南非黑白族群的互動歷史。此劇的結局亦同時反映南非新的族群意識。本文將援引全球化理論學者的看法來幫助解讀文本中的一些重要現象，並以湯林森（John Tomlinson）在其書《全球化與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所指出全球化的幾個特性—跳離性（disembedding）、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混雜性（hybridization）—來評析是甚麼經驗使《「哈洛德大爺」…及小廝》劇中人及劇作家跨越原有白人優越感去認可黑人，並能消

弭種族隔離迷思，提供一個新的族群認同願景。

2. 南非歷史背景與全球化

「1652 年西方白人殖民者的侵入是南非歷史上的轉折點」（夏吉生等 78）。在此之前，在這片面積 122 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土地上住著土著桑（San）人、科伊（Khoikhoi）人、及班圖（Bantu）人。¹ 有學者就說因為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到來，1652 年清楚地蝕刻（etch）南非肇元（Worden 9）。接著，隨著荷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及其向海外的擴張，南非成為荷蘭人的海外殖民地。荷蘭白人對土地及財富的貪慾使他們不斷的侵佔土地，掠奪牲畜，變土著為奴隸。

十八世紀下半葉，荷蘭海上優勢漸趨衰弱。1795 年英國出兵佔領開普（Cape），旋之，英國加入南非的殖民行列。雖然殖民宗主國易主，套句學者的話，南非被殖民的情況卻是「舊瓶裝新酒」（Omer-Cooper 35）。在此激烈的英荷爭奪南非的時期，英國人和荷蘭人「在推行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鎮壓和奴役非洲人以及其他非白人這個基本點上，則是完全一致的」（夏吉生等 85）。為了爭奪南非殖民霸權，英國殖民者和布爾人殖民者的衝突不斷，尤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在南非發現鑽石和金礦後，英布戰爭（即布爾戰爭）尤其激烈，最後雖然因為英國人的勝利而告終，雙方都損失慘重，元氣大傷。布爾人在 1902 年承認英國的宗主國權，但英國也很快的同意讓布爾人自治，且同意將阿斐利加語（Afrikaans，簡稱斐語）作為第二種官方語言。英布之間雖有激烈爭奪，但在非白人面前，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利益卻仍是一致的。「無論是英國的殖民政權還是布爾國家都是建立在剝削和奴役黑人的基礎上」（夏吉生等 107）。

1910 年英國人和布爾人聯合起來建立了南非聯邦。在接下來的近五十年內，南非的白人政府制定了將近五十項種族隔離法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將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法律的政策固定下來，以確保白人對政治權的壟斷地位。這一系列的法律嚴格的限制黑人的就業、薪資、罷工、居住、遷徙、土地擁有、婚姻、從政、選舉、通行、教育等的權力（夏吉生等 110-13）。名目繁多、不

¹ 在國內少數關於南非歷史的書中，大陸夏吉生等的《南非種族關係探析》和王鳳生、顧長永的《種族衝突中南非的政經變局》算是較詳實的。另外，蔡百銓譯《南非現代史》則專治二十世紀南非歷史。英文書籍中最詳盡的是 J. D. Omer-Cooper 的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較新的南非簡史請參考 Nigel Worden 的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frica*。

勝枚舉。總之，在殖民初期殖民者主要是以武力來剝削、歧視、迫害當時的土著。但是在南非聯邦建立之後，白人種族主義當政者則透過法律體系、國家機制，有系統的、完整的、更加嚴苛的壓迫黑人。在 1948 年南非國民黨執政後，這些白人殖民者及其後裔制定更多的律法嚴格執行種族隔離政策。

實際上，自從英國人加入南非的殖民行列，南非白人便包括兩大部分：布爾人和英國人。1860 年英國人又引進印度勞工，十九世紀末又大量運進中國工人。自此南非便存在著四大人種：黑人、白人、印度人爲主的亞洲人、和有色人（the colored）。今日南非白人中說英語的佔百分之四十，而說荷語的（二十世紀始自稱爲 Afrikaners，中譯阿斐利加人或斐人）佔百分之六十（Attwell 158-59）。然而，僅佔全國人口 15% 的白人卻以國家機制、法律機制剝奪佔總人口 73% 的黑人的基本生存權利及自由。據統計，南非國民黨當局自 1948 年執政以來共通過了三百多項種族主義法律（夏吉生等 117），無怪乎南非黑人的抗爭不斷，而且在最偏激、最不人道的種族隔離時期，抗爭也越激進。²

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國際形勢有了重大改變。這些變化與各種全球化現象有密切的關係。在經濟、政治、社會、人際、科技、環境、文化、大眾傳播各層面，各國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南非也不例外。就像三百五十年前歐洲人入侵非洲銳不可當一樣，南非的政經局勢也無法抵擋國外資訊的滲透、國際輿論的壓力、聯合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制裁。在國際政治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許多的殖民地都紛紛獨立（Walder 3）。1947 到 1957 年在亞洲的印度、緬甸、錫蘭、馬來西亞；1956 年起在非洲的蘇丹、迦納、奈吉利亞、坦尚尼亞、阿爾及利亞、肯亞等；1962 年在美洲的亞買加、千里達等國，都在全球化的民族解放運動行列中尋求獨立。³這其中又以 1975 年莫三比克及安哥拉的獨立尤其令南非黑人鼓舞。⁴然而面對國外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國內黑人的激烈抗爭，南非白人政府卻仍頑強抵抗，甚至血腥鎮壓任何黑人的集會運動。在 1976 年暴發的索維托起義（Soweto Uprising），更導致一千多人喪生。

² 以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uncil，夏吉生譯爲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爲首的一些組織及有色人對白人的抗爭一直都還算溫和。但在 1960 年夏普市發生了示威，有 180 人傷 69 人亡的慘劇後，黑人才放棄非暴力抗爭的方法，轉而採取武裝鬥爭。南非非白人的抗爭請參見蔡百銓，第 5、6、7、10、11、15、18、21 章。

³ 有關這些殖民地何時變成獨立國家，請詳見 Elleke Boehmer 的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s*，頁 260-63。

⁴ 莫三比克及安哥拉都由反帝國主義政府領導，也強烈支持辛巴威、納米比亞與南非的獨立運動，請詳見蔡百銓譯，頁 288-90。

長期以來，南非白人政府對黑人的殘暴鎮壓不但激起國內黑人的團結，也使許多國家不斷的譴責南非的白人政權。「國際間反對種族隔離政權的呼聲，來自亞洲、非洲、加勒比海與拉丁美洲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蔡百銓譯 321）。要求釋放南非精神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運動也出現在世界各地，1982年聯合國更進一步要求國際社會廣泛展開活動，敦促南非當局釋放曼德拉。英國、美國在1984到1986年間，電視、收音機、報紙的報導也加深人們對南非黑人被歧視、被壓迫的了解。終於在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全面反對種族隔離法》，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對南非實行金融制裁。「儘管南非天然資源豐富，其經濟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之表現已大不如往昔」（王鳳生、顧長永 109）。學者更指出，「南非的經濟自一九七四年開始走下坡以來，就未曾復甦。隨著國際孤立的加深及國內政治暴力的增加，南非的經濟愈來愈糟」（王鳳生、顧長永 25）。⁵國際間給南非的，除了強調經濟制裁外，還透過學術，文化與體育杯葛來孤立南非（蔡百銓譯 346）。至此，國際與國內所要求的改革的聲浪更是沸騰。

就在1980年代後期，冷戰結束，蘇聯、東歐共產改革風起雲湧。不但以反共為訴求的南非白人政府失去西方政府的支持，素來在南非代表黑人民主運動的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uncil）在西方國家也得到更多的支持與尊敬（蔡百銓譯 346-47）。此時南非國內有不少的白人也意識到世界在改變，「而且也願意有限度的改革」（Attwell 165），他們心情五味雜陳的準備好要談判（a highly ambivalent preparedness to negotiate）（164）。1989年戴克拉克（F. W. De Klerk）執政後便開始積極的展開和平談判，取消非洲民族議會的禁令，解放政治犯。1990年被關二十七年的曼德拉終於獲釋出獄。1991年南非議會廢除作為種族隔離制度支柱的《土地法》、《集團住區法》、《人口登記法》，同年美國也取消對南非實施的經濟制裁。1994年南非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民大選，非洲民族議會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曼德拉當選總統，戴克拉克，及姆貝基（Thabo Mbeki）分別擔任副總統，南非終於結束種族隔離時代。

全球化各層面的影響，與南非近代史及文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誠如學者所說，「國際社會對南非的關注和壓力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促進了種族隔離制度的變革和廢除，加速了和平民主進程的發展」（夏吉生等 296）。由上述的南

⁵ 南非的失業率在一九八〇年代達到 50%，通貨膨脹率更是居世界之首，達到 15%以上。有關南非經濟狀況，請參考王鳳生、顧長永的《種族衝突中南非的政經變局》，第一及第五章。

非歷史背景中，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的政治局勢、國際社會力量均可透過科技及大眾傳播影響南非政治。國際的經濟制裁、外資撤資、石油禁運，對南非更是造成莫大的損失。而全世界一波接著一波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更是無疑的鼓勵南非黑人的抗爭。學者華德（Dennis Walder）說，「白人阿斐利加國民黨人士認為 1961 年南非脫離大英國協是南非的獨立，但對絕大多數的南非人來說，1994 年多種族、民主選舉才是真正擺脫了過去的殖民統治」（2）。雖然尚未找到任何相關文獻研究，但是筆者相信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及美國黑人對南非黑人爭取民權的關心，對南非黑人的民權運動也有很大的正面影響。⁶1960 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不但在美國國內帶動弱勢族群的抗爭，⁷透過快速流動的大眾媒體、音像文化、文學等，傳播到全世界，也影響到南非的黑人民權抗爭。這種遠在大西洋彼端的民主人權運動，間接影響大西洋此端的南非民主運動，就是全球化的一個明顯特點。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對全球化所下的定義即是，「世界各地間關係的強化，地區與地區緊密連結；當地所發生之事是由遠方發生之事所形成，反之亦然」（Giddens 64）。因此筆者相信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族群的互動、族群意識的消長，與南非族群的互動、族群意識的消長，之間是有一個平行的關係。

其實在南非的文學中，族群意識及身分認同一直是多位白人作家最關心的議題。如同傅加爾一樣，有不少白人作家也在他們的作品中，流露出對黑人的關懷與認可。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葛蒂瑪（Nadine Gordimer, 1923-）和科茲（J. M. Coetzee, 1932-）等白人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都描述這幾百年來黑人與白人的糾纏歷史。例如，葛蒂瑪的《朱利的子民》（*July's People* 1981）、《我兒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 1990）和科茲的《鐵器時代》（*Age of Iron* 1990）中便有黑人白人不可分割的情感生活及政治世界。這類作品中不但呈現白人的歉疚及罪惡感，還肯定黑人的寬大與價值。下文中，筆者將探討傅加爾的《「哈洛德大爺」…及小廝》中所呈現的新的黑白族群的互動與認可。

⁶ 美國作家 W.E.B. Du Boise 及 Amiri Baraka 等都曾鼓吹美國黑人及非洲黑人重建信心及自己的家園。除此之外，部份美國黑人也有關心非洲之舉動。然而在一番蒐集後，筆者得承認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目前可收集之文獻不多，因此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尚待努力。不過，例如，1946 年南非礦工大罷工，卻遭到政府當局的殘暴鎮壓，美國黑人運用大眾媒體譴責南非白人政府的暴行，聲援並支持南非黑人礦工。請參見蔡百銓譯，頁 199-202。

⁷ 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影響國內弱勢族群的抗爭部份，請見筆者“Contempt, Recognition, Reverence: Blacks in Chinese American Drama”，頁 5。

3. 《「哈洛德大爺」…及小廝》

《「哈洛德大爺」…及小廝》(以下簡稱《哈》劇)的故事是發生在 1950 年南非依利莎白港的一家茶館裡。幕起時，二名四十幾歲的黑人服務生威利(Willy)和山姆(Sam)在茶館裡，屋外在下雨，沒有客人上門。威利和山姆正討論交際舞大賽一事，威利央求山姆在賽前幫他加強舞技。茶館老闆娘的兒子，十七歲的哈利(Harold 簡稱 Hally)此時放學回來。他得知母親去醫院探望父親。山姆招呼哈利吃飯後，兩人便開始聊功課，談到歷史上最寬大的人。哈利很高興他教山姆的東西，山姆都記得。三人也回想起在哈利不愉快的童年生活中，哈利常去二黑僕房間找他們玩的快樂時光。哈利尤其記得有一次山姆自己做了簡陋的風箏，還帶他去放風箏。此時母親打電話回來，哈利要求母親說服父親不要急著回家，在醫院好好檢查身體。電話打完，哈利興趣缺缺地開始寫作業，英文老師要求學生寫一篇作文敘述節慶典禮。聽到山姆及威利解釋交際舞大賽，哈利便興奮地決定要以此為作文內容。但一切歡愉興奮都被母親第二次打來的電話給沖消，因為哈利得知，酗酒又跛腳的父親已出院回到家中。山姆責備哈利不應對父親已回家之事失望，哈利大怒之際，出言不遜地要山姆像威利一樣稱他為「哈洛德大爺」，並且用他父親教他歧視黑人種族的笑話來嘲笑他，哈利還在山姆臉上吐了一口口水。本能的氣憤使山姆本來要回擊，但他立即消氣，並解釋他一直照顧哈利的的原因。在哈利回家前，他還是像父親一樣慈愛的要哈利跟他再去放風箏，要哈利和他再試一次，哈利答說他什麼都不知道，就走了。劇尾在山姆和威利隨著音樂練舞中結束。

正如學者所說《哈》劇是傅加爾最具自傳色彩的戲(Jordan; Walder; Parekh and Jagne);「這齣戲追溯至作者最早的歷史，故事的細節完全符合真實事件與傅加爾的生活經驗」(Jordan 461)。傅加爾在他的《筆記》(*Notebooks 1960-1977*)中清楚的詳載這件事的始末(3-61)。原來在他十或十一歲那年曾為了無端的小事與他們家的黑人僕人山姆吵架，之後他還在山姆臉上啐了一口口水。劇作家在回想時，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會這樣做。但吐了口水之後，他立即非常後悔。他一直無法忘記此事，因為正如《哈》劇中一樣，山姆是他童年唯一的朋友，而且山姆一直像父親一樣對待哈利。因此這齣戲既是有關黑白族群議題的文學創作，也是事實的重現。

上述的故事梗概很明顯地突顯出幾個全球化議題——人口遷徙、經濟衝突、權力傾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立、文化混雜、身分認同及族群融合等。其實如前所說因為有一波又一波的新大陸探險潮，所以才會有歐洲的白人和非洲黑人的接觸。這也算是在三百年前全球化的人口移動史中，第一次的歷史性接觸。帝國主義的入侵，帶來大量的白人殖民者。這些白人殖民者，為生存、為私慾，便開始將黑白種族之間的界線清楚劃定，並經由優勢的武力、科技、經濟、法律、政治、宗教、教育、軍事、警察各種管道壓迫剝削非白人。但無可諱言的，從白人三百五十年前的殖民接觸開始，想要壁壘分明的劃清界線就是不可能之事。人口的遷徙帶來文化衝擊，舉凡日常生活，食衣住行、風俗習慣、語言、教育、意識型態都會產生新的混合體。在過去帝國殖民的時期以及獨立之後白人國民黨執政時期，白人處心積慮的要維持白人血統、文化至上的隔離政策及優勢，但在全球化浪潮中，這種族群意識必將受到嚴厲的挑戰及衝擊。在傅加爾的《哈》劇中我們便可發現幾個湯林森在他書中所提到的三個全球化特性——「跳離性」、「去疆域性」、及「混雜性」。劇中三個特性指向南非族群意識的消長，雖然進程也許緩慢，但劇中呈現的是黑白族群間的藩籬是可溶解的。

8

3.1 跳離性

談到全球化中的跳離性時，一般學者都援引紀登斯的定義，湯林森亦不例外。紀登斯以為全球化的跳離性就是指：「從互動的當地情境的社會關係的『跳出』，也是這種社會關係的一種跨越時空不確定面向的重新組合」(the 'lifting out' of social relations from local contexts of interaction and their restructuring across indefinite spans of time-space) (引自 Tomlinson 55)。拜全球化資金快速流動及高度的科技發展之賜，現代人的互動有許多是不需面對面的。靠著象徵工具 (symbolic tokens) 和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人們很容易便可跳離身外之地從事日常生活之事。紀登斯用錢、湯林森用信用卡等 (55-56) 作例子來解釋這種跳離性。湯林森以為「人們所處之地，現在完全被遠方之事，或這件事所帶來之影響所滲透，反之亦然」(5)。職此之故，在全球化之下，人們的

⁸ 傅爾加劇中只有黑白兩種種族，但如前所敘，南非國內分四大種族。因此南非族群間的去疆域化自然適用於四大族群。

社會關係與遠方是日益密切，密切到當地所發生之事是由千里外遠方之事所形成的（Waters 64）。這種與遠方的關係就是全球化現象中令人無時無刻都感覺得到（又都感覺不到）的跳離性。

在傅加爾《哈》劇中，很明顯的黑白族群接觸，殖民地的生活與文化，都使當地居民隨時都和遠方（殖民之國或說西方）及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劇中有一個特別的劇情安排，使舞台上發生之人事，與遠方發生之人事呈現出緊密的關係。此即兩人談論誰是「寬宏之人」（man of magnitude）的情節一處。但在談到寬宏大量之人之前，劇作家也先帶出「進步」概念的探討。哈利與山姆說到因為他在數學課本上塗鴉亂畫老師，遭到數學老師體罰，屁股結結實實的挨了六大板。山姆問他有沒有脫褲子？哈利回答：「他沒有那麼野蠻」（12）。⁹於是山姆便告訴哈利黑人是怎樣被白人脫褲子打屁股。因為他形容得太逼真，哈利連忙阻止說：「我聽夠了，山姆！天啊（Jesus）！這世界真糟！人竟然可以這麼壞！」他以為世界不該是那樣，而且他相信世界是會進步的。他感慨道：「我看這個世界像是鐘擺一樣，擺盪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有時充滿希望，有時也很失望，山姆。但事情會改變，你等著看吧！會有人站起來，把歷史踢正回來。」（12）哈利說，這個人叫社會改革家（social reformer）。他不知道他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改革家在哪裡，他甚至悲觀地懷疑此人尚未出生。（像預言一樣，這個人便是曼德拉）。因此當我們也像哈利一樣擺盪到失望這一邊時，他們的對話進入了寬大之人的探討，立即將我們「跳離」這個灰色現實，進入歷史上眾多社會的救星之間。

原來是山姆翻到數學課本中唸錯寬度 magnitude 這一個字，哈利糾正他後，兩人遂進入此字的探討。其實原本不識字的山姆，為了幫哈利複習功課，從哈利小時候起便常陪哈利一起唸書，哈利則常以「教」山姆為傲。為了不讓山姆贏他，哈利也因此較用功。所以兩人很熱中於對課業的討論。山姆在歷史課本中唸到「拿破崙與平等的原則」一章，因此引發了兩人對於誰是「寬大之人」的討論。哈利提醒山姆別將歷史上重要人物與偉大人物混為一談。他認為偉大的定義是「為全人類帶來福祉的」（15）哈利先舉達爾文做例子，但山姆不同意他的進化論給人帶來什麼福祉。實際上如學者所說，達爾文的「物種說」，

⁹ 《哈》劇引文皆筆者譯自原文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Selected Plays*. Oxford: Oxford UP, 1990。頁 1-49。

對非洲黑人來說是代表白人優勢（white supremacy），白種人是「適者」（Beck 109）。所以達爾文不但不能算是寬大的人，他還可以被間接視為白人優越感的啓發者，或是非白人災難的因素之一。

哈利又列舉了一些人，但都無法讓山姆滿意。¹⁰山姆則先舉林肯，之後又說了莎士比亞與耶穌基督。但哈利對第一個人不置可否，第二個人的文字太古典他看不懂，第三個則牽涉宗教太多，他不同意把宗教扯進來。兩人都同意的則是托爾斯泰及佛萊明（Sir Fleming）。前者解放自己的農奴，後者則是發明了盤尼西林，為人類帶來莫大的貢獻。由此處看出傅爾加把我們帶入了哈利與山姆的「寬大的人」的討論，讓我們也跳離南非種族對立的框框，進入一個遙遠的國度，期待下一個偉人的誕生。林肯、托爾斯泰、佛萊明使當時的觀眾，對正在強制執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黑人民權運動被血腥鎮壓，全國實行緊急狀態法）有所期待。而對現代觀眾而言，此處《哈》劇中的跳離性，能讓我們跳離出南非，提昇至歷史上有聖人的境界，讓我們能懷有一絲希望。雖然三百多年來的南非歷史中有壓迫就有抗爭，但各方面處於劣勢的土著一直無法有效地抗爭成功。然而，獨立的夢想卻因二十世紀全球化現象加熱後，與更多國外民主運動擁護者或解放者接觸後，南非黑人才有可企盼的，亦即才能更堅信去殖民化、獨立建國是可達成的夢。

3.2 去疆域化

全球化的另一個特徵是「去疆域化」。儘管不同學者用不同的名詞來形容這個現象，¹¹大部分學者仍用 deterritorialization（Appadurai; Garcia Canclini; Featherstone; Morley and Robins）。「去疆域化」的形成是因為我們所處之地有太多事物與遠方關係密切，我們身處之地漸漸失去其在地意義；全球化的趨勢改變我們和我們所住之地的關係、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化、習慣、經驗、及身分認同。套句學者的話，「地方不再幫助我們建構我們的身分認同」（Morley and Robins 87）。湯林森發現全球化的影響遍及各個生活層面，使遠方所造就之事

¹⁰ 學者 Ervin Beck 指出，由劇中上下文可推測出為什麼哈利所提的幾個人選，山姆都不認為是寬大的人：蘇格拉底的烏托邦色彩、小仲馬的逃避色彩、馬克思的共產黨色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存在主義色彩、及尼采否定上帝相信意志力的色彩（109）。請詳見 Ervin Beck 的 *Fugard's 'Master Harold' ... and the Boys*。

¹¹ 例如 James Clifford 用 “dislocation,” 紀登斯則用 “dis-placement”。有關不同學者的不同用詞及介紹請參見湯林森第四章。

深深的滲透到我們生活中，致使我們身處之地失去了過去與我們的自然關係（197）。相反的，遠方的事物卻如魔術幻燈般、鬼魅般（*phantasmagoric*）與我們關係密切。舉凡公共環境（如機場）、經濟（如消費物品）、及媒體（如有線電視），各個層面都趨向同質化（*homogenization*）。同時，又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下個人身處感（*physical situatedness*）的超越性。因為全球化帶來與遠方事物密集的接觸及其交流，個人與在地的關係是減弱了。而這個遠方的事物或建制被放在當地，卻又使當地地域色彩減弱或消失的特點亦即是去疆域化。

在傅加爾的《哈》劇中，威利和山姆談論「1950年東省公開交際舞冠軍大賽」（1950 Eastern Province Open Ballroom Dancing Championships），這件事就是一個去疆域化的好例子。原本哈利不屑與山姆談，因為他一直以為交際舞沒有什麼了不起。山姆則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告訴哈利交際舞或交際舞比賽包涵很多層面：它使人快樂，它很美，它是件藝術。山姆要哈利利用想像力描繪交際舞冠軍賽的場景；無數觀眾，宴會的室內設計，炫目的燈光，身著晚禮服的參賽者，興奮，音樂，頒獎高潮等（32-33）。當哈利漸漸認識這是件大事時，他也突然想到可用這事來寫英文作業：「寫一篇五百字的作文敘述一年一度的有文化或歷史意義的節慶」（34）。於是運用想像力，山姆變成冠軍賽主持人，威利則是觀眾或是進入準決賽的入圍者。他們頓時上演戲中戲（另一種去疆域化？），把茶館變成冠軍賽場地，把場景帶進標準舞總決賽。如學者所說，「白人的茶館在此被轉化為『黑人』空間」（Jordan 467）。

原來是歐洲白人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紀所發明的舞蹈形式，¹²歐洲白人的音樂，樂器（伸縮喇叭、小喇叭、薩克斯風），華麗的西式禮服，歐式建築與室內佈置...，一切都是歐洲白人的文化習俗，只是所有的參賽者全是當地黑人（*natives*）。這個場景與湯林森所舉的幾個跨國場景，例如到處看來差不多的機場、麥當勞、迪士尼樂園等有異曲同工之點。西方文化習俗的交際舞大賽被搬到南非來，那場景的去疆域化非常成功，因為當地人像山姆與威利都非常熱中於此事，慎重期待之心在劇首便可看出一斑。南非黑人在南非沈浸在白人的交

¹² 交際舞的英文是 *social dancing* 或 *ballroom dancing*，源自於西方宮廷舞或一般人民交誼聯歡的舞蹈。1949年後國際間比賽的舞，稱為國際標準舞或體育競賽舞。本文中的翻譯則仍沿用交際舞。關於現代交際舞的發展與歷史，請詳見李天民及余國芳的《世界舞蹈史》，頁776-78。

際舞、白人的文化習俗之中。

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交際舞是整齣戲最重要的暗喻（Orkin 187; Vandenbroucke 188），交際舞世界也是山姆及劇作家所要的「理想世界的具像化」（the embodiment of an ideal life）（Vandenbroucke 188），因為在準決賽的舞池裡，舞者們踏著曼妙的舞步，沒有人會撞到別人。山姆說：「那裡沒有碰撞，哈利。沒有人會絆倒別人或撞到別人，那個時刻就是這樣。總決賽入圍者跳舞時就像…像身在一個夢境，在那夢裡，意外是不會發生的。」（36）山姆於是帶出他的人生哲學和夢想，他希望人們能夠活在沒有碰撞的世界。他舉了幾個國際間的大例子，來說明國與國的碰撞，及碰撞後就一定會產生的瘀傷。而且那些都是些大碰撞。「人們在那裡碰撞後就會受傷，我們真是受夠了，而這種情形也很久了，難道我們就沒辦法把事情弄好嗎？不要像初學者一樣嘛，要像冠軍一樣舞出生活來」（37）。一向悲觀的哈利聽到山姆這個「沒有碰撞的世界」的夢想，在此時也感動不已。

如學者所說「白人的舞步就像白人的文化霸權一樣，被黑人改變，挪用來做黑人文化的用途」（Jordan 467）。在此時，除了後殖民觀點的諧仿（mimicry），時空場域的變動也突顯去疆域化。哈利自己原想將這篇作業取名為「戰舞被華爾滋取代」（The war-dance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waltz）（34），從另一方面看，這場非白人的交際舞大賽，包涵文化移植，交流，場景替換，這就是全球化去疆域化的一個有力驗證。

3.3 混雜性

跳離性及去疆域化都是《哈》劇中讓我們感受到南北半球接觸，全球化交流後有的一些特徵，這兩個特徵也都指向全球化的最明顯特徵「混雜性」。當身在 1950 年南非的哈利和山姆在歐美歷史中申論誰是社會改革家，誰是寬大的人時，這個跨時空的交流便已帶我們進入跨種族、跨文化的交融。而南非當地黑人，身穿西式衣裝，翩然跳著白人的交際舞，更是一個種族文化的混合。湯林森很清楚地指出「全球化的文化就是混雜文化」（141）。正因為全球化的過程，使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通頻繁，致使文化與本地的關係越來越鬆動，取而代之的卻是這種跳離經驗的融混和嶄新的混雜文化形式。

在諸多當代文學作家當中，來自後殖民國家，或是被壓迫族群的作家，應

該對文化的交流有最深刻的體驗與最敏銳的呈現。幾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例如沃克特 (Derek Walcott)，索因卡 (Wole Soyinka)，摩理遜 (Toni Morrison)，及葛蒂瑪等都特別在他們的作品中刻畫種族的接觸、文化的混雜性。而湯林森在書中特別引用兩位備受矚目的作家：一位是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 (Salmon Rushdie)，另一位是墨西哥裔美國作家安札杜娃 (Gloria Anzaldua)。魯西迪說他的「《魔鬼的詩篇》就是要慶祝來自新的、未預料到的人類，文化、想法、政治、電影和歌曲的混雜、不純、融合與改變」(394)。魯西迪很正面的看待大量移民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新氣象。同樣的，安札杜娃也有類似說法。她將兩種或多種文化交流之處稱為邊界地帶 (borderland)。雖然在此邊緣 (marginal) 地帶感受到仇恨、憤怒及剝削，「然而，」她說，「在這個混合 (mestiza) 裡，有補償，也有愉快之處。身處邊界邊陲，保有你流動的多重身分和自我，就像是在新的元素中游泳一樣」(“序”，無頁數)。她也能肯定在文化接觸時所產生的新能量，因為這個混雜，無論是用哪個詞 (mongrelization, mélange, hotchpotch, hodgepodge, mixing, mestizaje, creolization)，都點出文化是可滲透的恆常的變動 (constant flux) (Tomlinson 143)。這種混雜的經驗即是全球化的經驗 (142)。

在傅加爾《哈》劇中所呈現的就是混雜的經驗。在早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中，北半球的白人到了南半球的黑人之地。因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使南非黑人白人的種族對立衝突持續不斷。但歷史已不可回頭，多年的白人殖民者在非洲所帶來的壓迫、剝削、災難，已在這塊美麗的家園造成不可磨滅的創傷，在後種族隔離時代中，久被歧視、新得民主的黑人該怎麼面對這些曾迫害他們的白人？他們該怎麼運用新得來的自由身分？那些當年逃避國內宗教、政治、經濟迫害的歐洲白人該怎麼面對曾被他們欺壓多年的黑人？他們又該怎麼調適自己不再是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換句話說，南非的黑人與白人如何在二十一世紀面對棘手的種族問題是所有南非人所關心的事。傅加爾這齣戲就點出了解決南非內政上迫切問題的方法——種族疆界的互溶。而種族和疆域的互溶，也正是種族文化的混雜。

前已提及討論「寬大的人」的跳離性及交際舞大賽的去疆域化。這些都是文化交流、種族混雜的例子。除此之外《哈》劇中另外有三點最能突顯混雜性的具體表現：第一是黑父白子的主題，第二是黑基督的象徵，第三是白皮膚黑面具的劇作家傅加爾。

3.3.1 黑父白子

《哈》劇中的山姆雖然是哈利家的僕人，但很明顯的，他是以前父親和朋友的身份來對待哈利（他總是暱稱小主人為哈利，而不是「哈洛德大爺」），而實際上哈利也把山姆當作是最親密的家人，只是他從未真正考慮過他們之間的父子情誼（因為這違背常理）。山姆會將哈利視為自己的小孩，不但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個充滿愛的人，也因為他實在可憐年幼哈利要默默承受生命中一些悲慘的事。在被哈利啐了一口口水之後，山姆由激怒轉為平和，並告訴哈利他為什麼會特別關懷哈利。原來是哈利十歲那年一個晚上，他的父親在酒館裡喝酒，醉得不醒人事，酒館來電要他們把父親帶回家。剛巧哈利的母親不在，哈利懷著一顆忐忑的心到山姆房間，站在門口不敢開口說話。山姆說，「我不知道我問了幾遍之後，你才小小聲的看著地板說，『山姆，請幫我去把爸爸接回來好不好？』」（46）。到了酒館後，山姆先在外頭等，因為哈利得先進去問山姆這個黑人可否進去酒館。後來山姆把他父親像嬰兒一樣背回家，一路上整個熱鬧街上的人都看到一個白人小男孩拿著柺杖跟在一個黑人後邊走，黑人背上背的是他爛醉如泥的爸爸。「哈洛德大爺，」山姆說，「我真的替那小孩感到難過」（46）。山姆知道哈利愛他父親，但哈利也深以父親行為為恥。他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你也會為自己感到羞恥。當時我就答應自己要想辦法讓這件事不會發生」。所以這個黑僕人便在此時擔任起哈利父親的角色。不但照顧哈利的起居（例如，哈利放學回來，山姆便會給哈利準備中餐），也開始陪哈利讀書。於是教導孩子的事由親生父親身上落到黑人僕人的身上。

在劇中哈利的父親被塑造成幼稚、酗酒、不負責任的樣子。他因為自己不良於行（跛子），就不擔起任何家庭擔子。他看的是連哈利都說是垃圾的漫畫書；他要喝酒，哈利便得幫他帶酒回家；他要自醫院回家，任憑誰都無法改變他的決定；他不賺錢，也不做事。在哈利成長過程中，除了一樣事情之外，其他任何幫助哈利成長資源，他都無法提供。而這一樣事就是白種男人的優越感。因此有學者說哈利的父親在劇中象徵種族隔離（Sutton 2001: 111）。父親的教導，哈利唯一記得且拿來引用的事，竟是一則醜化黑人屁股膚色的笑話。一向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傅加爾，在此劇中更安排讓這個白種男人有腿疾以象徵白人霸權或優越感的先天謬誤，白人的視野無法開拓到遠處（無法走遠），而且還要依賴別人（依賴／剝削黑人）。無怪乎心地善良的哈利對他的父親雖有父子之愛，

但對他父親的為人又無法認同，因此哈利自小就活得不快樂。這些看在心胸寬大的山姆眼中，更加憐憫那個「無怙」的白人小男孩。

山姆不僅憐憫、照顧哈利，他還教導哈利。在白人壓迫／黑人被壓迫的殖民國家中，山姆竟然有此膽量顛覆主僕關係，跨越膚色藩籬以身作則，一點一滴、潛移默化的教導他的小主人。他以人文關懷做後盾教導哈利看光明面。在被吐口水後，山姆敞開心胸告訴哈利，他為甚麼決定要照顧哈利。同時，他也告訴哈利他為甚麼要做風箏。就是因為去酒館將父親帶回家後那幾天，哈利都垂頭喪氣。山姆說，

你又沒有做錯甚麼事，可是你每天那個樣子，好像是說你根本不該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很不喜歡看到這個樣子。這也不是該讓個小男孩長大變成男人的辦法…但是該教導你如何成長的卻是讓你羞愧的人。若你真想知道，這就是我為甚麼要給你做個風箏的原因。我要你抬起頭來向上看，以個甚麼為傲，以自己為傲…【想到這兒苦笑】…我離開那個小山頭時，你也正如我所說的[抬頭驕傲的看著風箏]。(47)

學者指出，山姆就是哈利的「代理父親」(father surrogate) (Jordan 467)。山姆是以他的寬大的愛來澆灌哈利，教導哈利去做對的事，去編織自己的夢，對自己有信心、以自己為傲。但是哈利若有不對之處，山姆也予以糾正。例如，當哈利把失望憤怒轉為暴力的行為和語言時，山姆就請哈利改過。原來是哈利不希望父親出院回家，因為父親一回家，哈利便不得安寧(不但要忍受父親酗酒、鬧事、鬧脾氣、沒日沒夜的替父親按摩腿、清除痰盂，父母吵架時還要充當和事佬)，可是母親說不過父親，父親還是強行出院回家了。並且還來電要哈利帶酒回家。電話掛斷後的哈利，把滿腹怒氣轉向二個黑人。本來電話來之前，三人正在一起模擬交際舞大賽來協助哈利寫作業，融合的氣氛立刻轉為對立和暴戾。白人小老闆以一副尖酸刻薄的樣子，要兩個黑僕認真工作。在這裡，他要求二僕聽命於他的樣子，使人感受到「他的模樣已完全取代他的父母和政府」(Hoegbert 425-26)。哈利數落兩黑僕，越說越激動，無法再按捺他對父親／世界的不滿，不但用譏諷的字眼嘲笑山姆「無碰撞的世界」的夢想，還摔碎手中的白蘭地。接著他用惡毒的字眼宣佈今年(交際舞大賽)世界冠軍得主，就在

他要用難聽的字眼宣佈得主是他父親之前，山姆要求他停止，不要再說下去了。山姆說，「兒子譏諷父親是個天大的罪。若你再說下去，你會受到懲罰的。你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即使他是個…跛腳的人」(41-42)。山姆認為錯就是錯，他就會指正哈利，可見他對哈利的教導是真誠的。他既是個慈父，也是個嚴父。

自從下定決心要照顧哈利之後，山姆便一直努力要證明給哈利看黑人的努力與尊嚴。但他說就在他被吐口水卻想還擊的一剎那間，幾年來的努力都化爲烏有。他承認他的失敗，但是之後他也立刻請哈利再讓他試一次。他解釋道，「哈利…如果我自己沒先作好一個人該做的，我就沒有權利告訴你做一個人的意義是甚麼。而今天下午我自己就做的不太好。我們是不是應該再試一次，哈利？」

(47) 哈利雖然沒有立即給予山姆一個正面的、肯定的回答，但此處我們卻看到山姆又再一次的以身作則的示範給哈利，看他如何做到知錯能改，而且還是很傷自尊、需要抱極大勇氣的認錯。從上述幾個例子看來，山姆真是以無比的愛心、耐心、及寬大來教導哈利。雖然劇尾山姆請求哈利和他再放一次風箏，哈利先說天氣不允許，後說他甚麼都不知道拒絕了山姆(47-8)，但我們可以確定這個白人小男孩在這位黑人父親身上一定看到了他的愛與寬容。此時兩人的關係也顛覆本劇的劇名——《「哈洛德大爺」…及小廝》(‘*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的象徵意義，亦即，哈利或稱哈洛德大爺是白人小孩(boy)，而山姆這個黑人父親才是大人(master)。

3.3.2 黑基督

由山姆的言行中及劇本裡多處的暗示，我們可以看到山姆被影射爲耶穌基督。這齣戲中有不少地方提及耶穌，或有與耶穌基督相關的情節。例如，當哈利問山姆誰可以算是「寬大的人」時，他就曾舉耶穌基督爲例(17)。同時，這齣戲最重要的象徵是風箏。在哈利回想起山姆做風箏、和他一起放風箏那一件事時，整個敘述都充滿了耶穌基督的引喻(allusion)的色彩。當哈利回憶起那件事時，他說他不知道山姆爲何要削兩枝木頭。他說，「直到你把那兩枝木頭綁成一隻十字架時…我才知道你在做甚麼」(23)。哈利原本認爲黑大人、白小孩去放風箏很愚蠢，所以他拒絕拿風箏，還怕被別人看到。同時，他也不認爲那個風箏會飛得起來。「除非有奇蹟／神蹟發生」。所以拿風箏／十字架的是山姆。而後來如哈利所說，「奇蹟／神蹟真的發生了！」(23-24)，因爲風箏真的飛了

起來。十字架、奇蹟，都與耶穌基督有關。有學者說，「風箏的意象在戲裡不是很一致。有時像是山姆背的十字架，有時象徵山姆本人，但是風箏事件卻充滿了宗教、壓迫、種族隔離的弦外之音」（Sutton 2001:110）。¹³ 劇中，山姆這個黑人與耶穌基督的意象有密切的關係。但更進一步點出這層關係的，自然是前已提及的吐口水事件之後山姆的反應。山姆說，「你不知道你剛才做了甚麼」（46）。而且過了一會兒，山姆還試著請哈利和他重新再來一次，這表示山姆原諒了哈利。「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這樣的字眼，和「原諒」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呼應基督的話和基督的行為」（Sutton 2001: 111）。原是白人宗教，白人文化的基督，在南非這個文本裡，出現了一個黑人的基督，以及非常重要的解決南非種族衝突的方法，亦即饒恕、寬大、救贖。這裡的黑人種族仇恨解決之道借鏡白人基督精神的暗示，很清楚的是個黑白文化、宗教的混雜呈現。¹⁴

3.3.3 黑傅加爾

最後，代表這個種族、文化混雜的就是劇作家傅加爾本人。在全球化的人口文化移動中，替黑人或（曾）被殖民／被壓迫者發音的白人作家，實在不多見。傅加爾不但如此，還身體力行的與黑人劇場工作者一起從事集體戲劇創作工作，來描述南非黑人受壓迫，或是黑人白人的互動情形。兩位黑人劇場工作者 John Kani 和 Winston Ntshona 自 1962 年起便跟著傅加爾一起集體創作，所以 1962 到 1982 年傅加爾的戲劇，可以說就是一個文化交雜的文本呈現。¹⁵ 只是到了《哈》劇時，他並沒有再用與黑人演員腦力激盪的方式當戲劇藍本，因為一切事件都是牢牢印在他的腦海中，而且一放就是四十年。有學者也曾指出傅加爾花了大半輩子才敢面對這個心靈創傷（Walder 1984: 120）。傅加爾曾說他吐了山姆口水後，立刻就後悔。日後他也一直想把這件事寫成戲劇，因為他一

¹³ 學者 Brian Sutton 在文章中特別闡述山姆是基督這個意象，他並列舉出其他與基督教相關及種族隔離的例子。例如，小時哈利家開的旅館名為「半百」Jubilee，而這個英文字在聖經中指的是奴隸被釋放、土地被釋回的特別時間。另外，其他相關例子，請詳見 Brian Sutton “Fugard’s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2001)。

¹⁴ 有評論者極不同意傅加爾在此處的安排山姆這種打不還手的反應 (Asahina 445; Seidenspinner 211)，但是也有學者都指出這種安排完全符合劇作家本身的非暴力及寬恕的哲學 (Gussow 93; Kalem 86)。請參見 Sutton 2001，頁 111。

¹⁵ 自 1962 年起傅加爾便跟 Kani 和 Ntshona 合作創作和演戲。很特別的，自從《哈》劇後，傅加爾就沒再和黑人合作用集體創作方式來寫劇本。根據學者的研究，這是因為傅加爾認為獨立黑人劇場時機已來臨，他也是以慶祝的心情來擁抱這個南非戲劇的新氣象 (Jordan 473)。

直想要「讚美」(celebrate) 這個黑人。可是他卻等到 1981 年才敢把這個本身就充滿戲劇張力的故事及他的經驗拿來與世人分享。有學者就認為傅加爾是用這齣戲來彌補他心中的罪惡感 (Parekh and Jagne 184)。然而，我們也看到白人對黑人致上最崇高敬意的努力。也正因為真實生活中這個被壓迫的黑人的行為，傅加爾成為選擇與黑人站在同一邊，反抗白人種族歧視、種族隔離的黑傅加爾。

4. 結語

因為三百五十年前歐洲白人的入侵，帶來外力的介入，改變了非洲黑人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的生態，「打開」了南非之門，也寫下南非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的殖民血淚史。然而，接下來的外國資訊也陸續進入白人統治的南非，其中又以二十世紀的美國為最強。美國的大眾文化、民權精神、各種意識型態，乘著大眾傳媒威力、挾帶其文化帝國主義，也入侵南非，使南非的黑人、白人等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哈》劇裡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描述二黑人僕人房間牆上的海報是 Fred Astaire、Ginger Rogers、Rita Hayworth，這些人都是美國明星；哈利的父親看的漫畫書是 *Jungle Jim*、*Batman and Robin*、*Tarzan*；劇尾的舞蹈音樂是 Sarah Vaughan 這位美國爵士天后的音樂。美國流行的大眾文化背後當然傳達了美國的意識型態，而跟隨新聞、電視、文章、書籍而來的，當然也有新的民權資訊、國家認同、族群意識。因為全球化的趨勢與其無遠弗屆之滲透力，南非黑人努力不斷的種族問題終於在二十世紀末大有突破。

范登布魯克 (Russell Vandenbroucke) 在《手可觸及的真實：傅加爾的戲劇》(*Truths the Hand Can Touch: The Theatre of Athol Fugard*) 中說，「[山姆]在提供第二次機會給哈利時，展現無比寬大的心胸與人道主義的愛，不但為這個黑人與白小孩之間帶來希望，更為所有互相疏離的人帶來希望」(189)。傅加爾在《哈》劇中呈現了一個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新面貌。雖說提及全球化時人們不免想到伴隨全球化而來的經濟剝削、貧富差距的擴大，但傅加爾在此處也提出種族或弱勢族裔與統治階級間的衝突議題上，我們應該嘗試用相互認可、相互依賴的新和諧秩序取代對立、壓迫、疏離。這件真實存在的事件教導傅加爾跨越白人優越感，去肯定、尊敬黑人。而傅加爾也在劇中透過山姆及哈利這對黑白父子

消弭種族隔離迷思。此刻黑人寬大的情操改寫南非黑白種族的互動歷史。就像劇中歌詞所說的,「你是我咖啡中的奶精／你是我燉湯中的鹽／你將永遠是我的必需品／沒有你我就迷失了方向」(7)。劇尾,雖然哈利沒有立刻答應給山姆再一次機會,沒有反映到他學了教訓,但我們看到威利已經學到一課了。他說他會跟舞伴道歉,不再打她(放棄使用武力),會好好準備參加交際舞大賽。我們也看到了「在實際生活中,吐山姆口水的男孩已經長大,並克服了他的憤怒與種族歧視,並將此事件轉為創作以做為全人類合作的新願景」(Sutton 1996:120)。有學者認為由此結尾看來,哈利是受到了山姆的影響(Hoegbert 426)。而今天的南非也已選出曼德拉(任期 1994-1999 年)及姆貝基(任期 1999 年至今)這樣致力於種族疆界互溶的總統。這也印證《「哈洛德大爺」…及小廝》中所勾勒的新族群意識及文化混雜。

引用書目

- 王鳳生、顧長永。《種族衝突中南非的政經變局》。台北：五南，1994。
- 李天民、余國芳。《世界舞蹈史》。台北：大卷文化，2001。
- 夏吉生等。《南非種族關係探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6。
- 蔡百銓譯。《南非現代史》。Foundations of the New South Africa by John Pampallis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
- Albeny, Kenyatta. "Globalization and Africa." *Black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2 (19.6) : 13.
- Anzaldua, Glori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
- Appadurai, Arjun.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Global Culture. Ed. Mike Featherstone. 195-310.
- Asahina, Robert. "Theatre Chronicle." *Hudson Review* 35 (1982) : 439-46.
- Attwell, Michael. *South Africa: Background to the Crisis*.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6.
- Beck, Ervin. "Fugard's 'Master Harold' ... and the boys." *Explicator* 58.2 (Winter

- 2000) : 109-13.
- Boehmer, Ellek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s*. Oxford: Oxford UP, 1995.
- Clifford, James. "Traveling Cultures." *Cultural Studies*. Ed. Lawrence Grossberg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96-112.
- Coetzee, J. M. *Age of Ir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 Ettin, Andrew Vogel. *Betrayals of the Body Politic: The Literary Commitments of Nadine Gordimer*.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Virginia UP, 1993.
- Featherstone, Mik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 . *Undoing Culture*. London: Sage, 1995.
- Fugard, Athol. *Notebooks 1960-1977*.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84.
- .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Selected Plays*. Oxford: Oxford UP, 1990.
- Garcia Canclini, Nestor.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5.
-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 1990.
- Gordimer, Nadine. *July's People*. New York: Penguin, 1981.
- . *My Son's Story*. New York: Penguin, 1990.
- Gussow, Mel. "Witness." *New Yorker* 20 December 1982: 47-94.
- Hoegberg, David E. "'Master Harold' and the Bard: Education and Succession in Fugard and Shakespeare." *Comparative Drama* 29.4 (Winter 1995-96) : 415-35.
- Jiang, Tsui-fen. "Contempt, Recognition, Reverence: Blacks in Chinese American Drama." Paper presented at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organized by U of Hawaii. January 12-15, 2003.
- Jordan, John O. "Life in the Theatre: Autobiography, Politics, and Romance in 'Master Harold' . . . and the boy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39.4 (Winter 1993) : 461-72.
- Kalem, T. E. "Dance Marathon." *Time* 17 May 1982: 86.

- Morley, David. and Kevin Robins. *Spaces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5.
- Omer-Cooper, J.D.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Ltd, 1987.
- Orkin, Martin. *Drama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1.
- Parekh, Pushpa Naidu, and Siga Fatima Jagne, ed. *Postcolonial African Writers: A Bio-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 Westport: Greenwood, 1998.
-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Granta, 1991.
- Seidenspiener, Margaret. *Exploring the Labyrinth: Athol Fugard's Approach to South African Drama*. Essen: Blaue Eule, 1986.
- Sutton, Brian. "Fugard's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Explicator* 54:2 (Winter 1996) : 120-4.
- Sutton, Brian. "Fugard's '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 *Explicator* 59:2 (Winter 2001) : 109-111.
- Tomlinson, Joh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1999.
- Vandenbroucke, Russell. *Truths the Hand Can Touch: The Theatre of Athol Fugard*.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85.
- Walder, Dennis. *Athol Fugard*. London: Macmillan, 1984.
- 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 Worden, Nigel.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frica: Conquest, Segregation and Apartheid*. Oxford: Blackwell, 1988.